

走进春晖文化名人旧居

□俞富章

每次到上虞，总想到春晖中学去看看；但一直没机缘走近它。不久前，在上虞朋友的安排下，终于见到了春晖中学。

春晖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坐落于湖光山色人杰地灵的白马湖畔象山之麓。

春晖中学的老校门前，有一条连着白马湖的小河，小河上架了一座桥，桥名叫“春晖桥”。过桥即是春晖中学，桥的这一边，正是“春晖文化名人旧居”。

一字排开的春晖文化名人旧居，白墙黛瓦，木门木窗，古色古香的风格里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大师们的旧居的。

首先走进的是“晚晴山房”。“晚晴山房”是弘一法师的旧居，始建于1928年，原址在“春社”西侧半山坡。1932年以前，弘一法师曾在此居住。抗战期间被毁，如今看到的“晚晴山房”是1994年上虞弘一法师研究会易地重建的。走进院子，见到的是弘一法师雕像。两周之前我才去过平湖李叔同纪念馆，半个月內两度见到弘一法师，令我欣喜，脑子里闪出“悲欣交集”四个字。“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是弘一法师所写的歌词，来到这里才知道它也成了春晖中学的毕业歌，直到今天，春晖中学学生毕业时，仍然唱着这首歌。

再走进“小杨柳屋”。“小杨柳屋”建于1923年，是春晖中学的教工宿舍，当年，丰子恺先生到春晖执教时住过此

屋。我读到了丰先生的《小杨柳屋》：“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因此常取见惯的杨柳为画材，因此就有人说我喜欢杨柳，因此我自己似觉与杨柳有缘”。原来，“小杨柳屋”及我们看到的丰子恺漫画中的杨柳就是这么来的。如今“小杨柳屋”是丰子恺先生陈列室。也是两周前，我才去桐乡市石门镇丰子恺先生纪念馆见过丰先生，这次再见，分外亲切。

这间房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蓼花居”，背后有另一位文化名人的一则美好的故事。1926年暑假，音乐教育家、中国美学界奠基人之一的吴梦非和夫人王元振在杭州避暑，住一段时间后便准备返回宁波。一天，吴先生向夫人提议，去白马湖看看，王元振答应了。一到白马湖，王元振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当时吴梦非夫妇就住在小杨柳屋。小杨柳屋环境幽绝，特别是四周的蓼花，开得非常壮美，这让又名“蓼秋”的王元振如同找到了梦中仙境。于是他们把宁波的家搬到了白马湖；搬来后，又将“小杨柳屋”改为了“蓼花居”。

再走进“朱自清旧居”。1924年3月，朱自清先生聘任春晖中学国文教师，10月，携家眷至白马湖，借平屋西侧三间作居室。见到朱自清便想到《背影》，《背影》总使人想到父爱。就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在南京乘中山轮渡，过

长江，在浦口火车站，才读过《背影》，如今想来，也是有缘啊！“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这是朱先生《白马湖》的开篇。我在“微风飘萧”的秋日第一回到白马湖，也第一次读到《白马湖》，感觉却是似曾相识，久别重逢。

最后走进的是“平屋”。这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夏丏尊先生故居，1922年建成。在院子里，有一尊夏先生的雕像，善良和蔼的样子让人喜爱。据说，这屋为平屋，不只因为是平房，更寄寓“平凡”“平淡”之意。在平屋“小后轩”里，夏丏尊写下许多散文，后集为《平屋杂文》；翻译了《爱的教育》。

从“平屋”出来，我走到白马湖边，看着碧波荡漾的湖面，湖岸边的杨柳，湖对岸的春晖中学新校区，心中感慨万千。这是一个大师云集的地方，也是一个令人迷恋的地方。走在大师走过的路上，观看大师看过的景物，呼吸大师吸过的气息，赏读大师留下的诗画美文，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这里，既有湖光山色，也有鸟语花香，环境清雅、端庄，富有诗意而令人神往；这里，没有喧闹嘈杂的声音，没有摩肩接踵的人流，有的是厚重的文化与经典，大师的足迹与思想，名家的人格与魅力，巨擘的成就与光芒。在这里走一走，人的心灵得到宁静的同时收获的是春晖的沐浴与滋润……

结，哈着热气在自由地奔跑，欣赏着你那曼妙的身姿和聆听在你身上发出咔咔的声响。这声音，多像麦苗儿在抽身拔节，配合呈现着的美好时光。漫天的雪花，给人带来欢乐和祥瑞，大家的眼眸里已然是过往的感恩和正在上路的新春。

叶子

□王海

叶子相依相存的活力
给了树的生长蓬蓬勃勃
一树的美丽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鸟们
栖居枝头
筑巢繁衍，唱起欢歌

叶子最恨秋天的风

一阵一阵的带给了悲伤
枯黄了，飘落了
一旦腐烂，灵魂入土
给了土壤几多的有机养分

冬来至，春天再也不远
草木复生，绿叶又是密密
麻麻
根系于地下向纵深延伸
吸得一树需要，生长扩展
呵！岁月循环，来日悠悠

浦东的牛

□康金国

牛，大牲也。关于牛最早的记录见于商鼎纹饰和甲骨文字。弯角、横耳、圆眼、宽鼻、大肋巴，这是对于牛最早的形象描述。几千年来，牛以其强健、耐劳、忠诚和坚毅得到人类的青睐。他给人以图腾信仰和劳动力量，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相伴左右。近千年以来，牛在浦东或是被神话作为图腾，或是被牧养，与浦东人的生产生活紧密关联，亦留下了诸多牛和浦东的故事。

在古代，牛被作为图腾，他的具体化身是“压胜”。在破土动工、镇城、震灾镇墓时常能看到牛的形象。如1963年浦东出土的宋代墓葬黄侯墓中亦有3只铁牛，其中2只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但浦东人对于牛的崇拜不仅在于强健有力，还多了一份感恩的情感。浦东大地脱胎于盐场，宋元时所产盐质量和产量一度位居两浙之冠。制盐虽繁盛，但正如陈椿在《熬波图咏》中所述“盐是土人口下血”，煮海的盐丁非常辛苦。解放前，浦东沿海地区每逢春节还有不少地区设饌行祀，青年人装扮成牛郎，手中举着一个小牛犊造型的扎偶沿街表演。牛犊的头尾处各系一根红头绳，绳的两端缠上手指粗细的杨柳枝条。表演时牛郎举着杨柳枝条轻轻摇曳，小春牛便顿时开始活蹦乱跳地舞动起来。这就是浦东“贺春牛”的习俗。浦东地区还流行一支广为传唱的民谣《春牛歌》：“春牛到，早春来，春到新年百花开。春牛一到宅，平地涨三尺。摸摸春牛角，铜佃银子堆拉壁角落。摸摸春牛头，吃陈米，吃陈油。摸摸春牛腰，子孙代代束金条。摸摸春牛脚，种田种到浦西路……”浦东先民借牛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表达和向往。

对于现实中浦东牛的形象记载最早见于元代《熬波图咏》，此书著成于浦东，是我国第一部煮海制盐图解书。该书生动地描绘和再现了当年浦东下沙、航头一带的盐场设置、盐民生活和制盐工艺的全过程。全书图共52幅单片，其中11幅出现牛的形象并配描述文字。功能上牛主要被用于塌炼熟泥，土地翻耕，拉运舟车等役用工序劳作。从品属上出现的有水牛和黄牛，以水牛居多，体态健硕，高大敦厚。浦东饲养历史最久的牛为水牛，主要品种为奉贤“圆筒牛”。圆筒牛与苏州河两岸的嘉定水牛、崇明的海子水牛由于外貌特征生产性能大致相同，统称为“上海水牛”。共同特点是体躯粗大，体质健壮结实，性情温顺，力大持久，耐粗耐热等。在水网交错的烟雨江南，水牛总是墨色最浓重的一笔，融入了浦东农家的生产和生活，是浦东农耕时代最有力的见证。说到黄牛，浦东特有的品种为荡脚牛，也

是上海唯一的一个黄牛地方品种。200多年前，由于海边塘地开垦的需要，移民导入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小型黄牛品种“野骡山”和“小黑山”，塘地芦根丛生，土地结实，必须深耕，这些黄牛体力上不如当地水牛。但有性情温顺、灵活，容易调教，繁殖力强等特点。当地农民后从本市江湾、大场、洋泾、江苏太仓等地引进大型黄牛，经过长期选配，加上沿海地区丰富牧草资源和饲养条件逐步形成了集“大场牛脚（硬），江湾牛的岭（肩峰高），太仓牛的骨子（大），洋泾牛的生活（干活快）”于一牛的优良地方黄牛品种。由于钦公塘周围所产的牛品质好，数量多，外地农民都到钦公塘脚下采购，故名“塘脚牛”。又因塘脚牛的放牧饲养管理粗放，故又名“荡脚牛”。19世纪末，农民将乳用公牛与塘脚牛杂交，并不断选育形成了上海黑白花奶牛。说到奶牛，浦东川沙奶牛可是响当当的一张名片。上海开埠后，外商在上海创建牧场。1878年英商把黄白花奶牛13头运入上海饲养，途中偶然出生的一头小公牛流入川沙农村被饲养，并与当地良种黄牛塘脚牛进行杂交，育成第一代杂交奶牛，这是川沙县饲养奶牛的肇始。二十年代又开始以黑白花奶牛进行杂交繁殖。1957年引入纯种荷兰公牛两头，建立全县第一个奶牛配种站，并积极推广人工授精技术。川沙县培育的小牛由此大量输往全国各地进行繁殖，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广东、广西、江西、山东和许多解放军农场等都有川沙奶牛的踪迹，川沙县成为名副其实的“奶牛之乡”。

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八十年代开始浦东以饲养黑白花奶牛为主，杂交奶牛逐渐减少，纯种荡脚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绝迹，近年来圆筒牛与其他上海水牛一起被迁入崇明进行繁育保种。如今，除了东海之滨的希迪奶牛场外，在浦东大地上已难觅牛的踪迹。但它可能换了一种物质形式存在，或许它已不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精神，脱胎于制盐和农耕文明，激励着每个浦东人不畏艰难，勇于担当，以力拔山兮气盖世而不求寸功于己身之姿努力创造着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如梦令

□莘小龙

夜半月灯高閃，
残叶枯枝寒顫。
梦里望江南，
陇上炊烟弥漫。
山暖，花艳，
一路春风拂面。